

磅礴乌蒙，夜郎故地。黔西北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乌蒙腹地，是乌江、珠江发源地，辖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威宁、赫章、百里杜鹃等九个县（市、区）。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处；织金洞、九洞天、百里杜鹃、威宁草海、贵州屋脊韭菜坪等景观闻名遐迩。近年来，黔西北文学更是以其独特而深厚的内涵在贵州乃至全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QIANXIBEI WENXUE SANWENJUAN

# 黔西北文学散文卷

主编 罗建明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主编 罗建明

QIANXIBEI WENXUE SANWENJUAN

黔西北文学  
散文卷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西北文学·散文卷 / 罗建明主编.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12-1907-8

I. ①黔… II. ①罗… III. ①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贵州省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8.73 ②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5609 号

-----

书 名: 黔西北文学·散文卷  
著 者: 罗建明 主编

---

责任编辑: 陈光明 施亚瑜

封面设计: 齐原作坊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80 千字

印 张: 31.2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412-1907-8

定 价: 48.00 元

主 编 罗建明  
副 主 编 禄 琴 姜咏梅  
执行副主编 彭 澎  
编 辑 吉柚权 游孟宪 刘馨泉 李永喜  
陈 菊 彭玉祥 徐 渠 宋 朝

■ ■ 戴明贤

## 《黔西北文学》总序

我的生身之地是安顺；居住最久的城市是贵阳；第三个“不思量、自难忘”的地方，是乌蒙山区。二十五岁，正赶上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农村大饥馑，奉派参加省农村工作队，先后在毕节燕子口、撒拉溪，大方坡脚整风整社，与乌蒙山民共渡艰危。这一年的所见所闻，对于涉世不久的我，是一堂极深刻的人生启蒙课，开始睁开眼睛看生活。两年后，农村基本缓过气来，又奉派参加省报告文学写作组，二进毕节，住在一个叫弯腰树的小山村，准备写公社史；但一个月后发现选址不当，就撤离了。一九六五年冬季，我所在的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结束“四清”运动，将四十名家庭出身不红的职工下放到县里，我三进乌蒙，在大方县百纳中学滥竽教席。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至，从北京到全国，大小城市大搞红色恐怖，人命不如草芥；我却早已冷藏在大山深处，与纯朴的山里娃融洽相安，甚至能静下心来读“四旧”书、刻印写字，真是祸兮福所倚。我在百纳七年，饱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给居室也取了个“万壑楼”的雅号。一九七三年调回贵阳，跟我一起下去的妻子比我又多待了三年。百纳中学的一些老同事、

老学生，至今与我们保持着联系。此外，我对织金县的秀丽山水也十分喜欢，念念不忘。下放大方前，曾要求改去织金未果。我与乌蒙大山，可谓缘分不浅。因此，建明拎来《黔西北文学》书稿嘱序，虽然那么一大包，有点望而生畏，我还是一口应承下来。

开读诗歌卷，就惊喜不断：毕节地区（尤其是纳雍）竟出了这么多诗人、这么多好诗！我实在孤陋寡闻。阅读中每遇精彩，在小本上记下来，很快就记了几页纸。临笔只觉纷至沓来，不知从何说起。

总的感觉：这是一个拥有“皇天后土”，又汲取多种营养的诗歌现象。皇天后土即根，即文化渊源，即精神家园。“文革”结束，中国文学从为政治渐渐复归于为人生，文坛继“伤痕文学”热后，出现过“寻根文学”的热潮。但我觉得毕节诗歌不像是“寻根”，而是根未离过土，而是“从深山移你植于心尖\你的根须伸入我的血液\我把每一次心跳给你\我把每一个微笑给你”。这是借用王家洋的句子，原诗的“你”所指不同。

这是民族：“一个泥土塑成的民族\生于泥土，死于泥土\连砂器清脆的响声和碎片也没有\五指耕创大地\安埋岁月和自己”（陈绍陟《穿青人》）。这是高原：“燃烧的韭菜花自天边向脚下滚过来\汹涌的浪花不断漫过我的脚\铺天盖地的韭菜花，恣意而疯狂\每一脚踩下，我都能听见花的惊叫”（管彦博《韭菜坪看花》）。这是山村：“群山起伏，我的村庄高耸着肩膀\只有到了春天，才舍得把压箱底的\那件绿衣裳，拿出来\但那些没有被青草覆盖的石头\依然裸露着，一如露出鞋尖的脚趾\迎风而立，这个一辈子与庄稼打交道的汉子\

金灿灿的油菜花啊\在他的肩膀上，像一个又一个的补丁”（西水《我的村庄》）。这是人与山生死与共的生存状态：“黔西北，其实一座山与另一座山\就像一颗牙齿和另一颗牙齿\我辛勤劳作的老母亲\就是这个高原的口腔中\尝试酸甜苦辣的舌头\当她疲惫的时候\就会被山的牙齿，狠狠地\咬上一口，那时\她有多疼，远方的我就有多疼”（西水《黔西北高原》）。这是沉重的回忆：“我不怀念马革裹尸的英雄\在慕俄格 我怀念\不在山坡上吃草的马\在慕俄格 我怀念\姑娘没有懂事就出嫁\没有换下裙子就离开家\我看见 一年只有十个月\在慕俄格 我看见\多一天都是白活\在慕俄格 我叹息\男人插秧 女人收割\这是最为奢侈的神话”（阿诺阿布《慕俄格》）。陈金平的《纳雍》组诗，《吊水岩的传说》是一首先民抵抗干旱的惨烈史诗：“许多日子后太阳被岩石般的头颅旋落\黑色的雷霆花终于隆隆地怒放\天空的眼睛悲痛\绝壁上高高地悬挂起纳雍人的泪河\啊，吊水岩”；《此土》是对故土的宣誓：“当然我们要伸出手去插入泥土\感觉那古老的搏动\当然我们要伸出手去摘取一片阳光\抚摸它如抚摸我们的皮肤\当然我们要流下我们黑色的眼泪\但绝不烫伤这片黑土”。汪翔说远古的故事，却是用“另一种方式”，他说岩画是这样形成的：“最初的人群被云摄下\失望和痛苦定格\一簇凝固的火\雪地上\写着鹰和一个猎人影子\一声枪响\太阳 把掌印弃于岩上\有了许多化石的传说”（《岩画》）。这些粗犷、雄浑、鼓荡着原始气息的黑土之声，共同塑造出一个山一样伟岸和倔强的“乌蒙山民”的意象。这是诗集中最有艺术冲击力的篇章。

然而乌蒙山区终归要溶入现代，不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中有坏还是坏中有好。比起诸多“先进地区”，它起步比较晚、变化却比较陡。反映到诗歌中，就有了《乡村小酒店》（空空）的精彩刻画：“经过果园和菜地，在村街尽头\公路一侧，像一个楔子，牢牢地\嵌入乡村生活的白天和夜晚\……喧哗与骚动。酒鬼和无赖\油腻腻的气味，一页页翻开\乡村泛黄的岁月：纯朴、隐忍\奢靡、粗鄙、暴力、阴暗……也有插科打诨。也有风情万种\藏匿。欺骗。纠缠。宣泄\叫喊的心，欲望的火焰”。出现了新的职业：农民工。“只需要有一点比阳光还薄的诱惑\他们就果断地离开了养育他们的田地\喝着城里刺鼻的自来水\抓住每一个在坚硬的砖缝和\依附在城市建筑的脸孔上生长的机会\身心疲惫躯体瘦弱，但他们\脸上充满幸福的梦想”（陈晓军《窗外》）。出现了微妙的异化：“他们小心地走进来脚步有些变形\劣质皮鞋上还带着乡村的泥巴\和保洁员刚刚拖过的红木地板对比格格不入\他们的请求被我非常认真地记下来\然后放在抽屉里或者丢进碎纸机”（陈晓军《他们》），最后这一句让我打了个冷噤。金明忠的《在一粒米的周围歌唱》，写的是比山民早千百年走进城市的、山民种出来的粮食。我很喜欢这首阳光般明亮温暖的短诗：“在村庄外面的水田里\被阳光朗朗照过之后\秋叶飘落 我们的米和我们一道\走进这个城市\米被不同的方言包围着\在市场流动\青菜和蒜苗之间 米芳香如水\伸出手 米布满了汗水的声音\从立春开始\与露一起响彻风清月明的夜\如一朵花般灿烂\我们栖息在米周围\不停地歌唱\那些远远的田和风景\使我们的灵魂洁白如米\一茬茬谷桩的后



面\米用一生 温暖我们的日子”。粮食是人生第一必需品，它的创造者，是有权不停歌唱和灵魂洁白的。以上例句和其他众多的作品，构成了乌蒙山区从远古神话到现代巨变的一部史诗。

生活像魔方，立体，多色，善变。它当然有素净闲适的一面，于是集子里有了夜曲式的篇章。屈玉琼在读书：“城市迎来它短短的黄昏\而心灵沉寂下来\喧嚣走开 激情走开\一种心绪在风中日夜兼程”。禄琴在品茶：“玻璃杯在手中端详游动的鱼。那念经的女子\和手中的念珠，让喧嚣静止下来\风拂过时，光线变暗”。西篱在观察鸽子：“有时候是一只白色的鸽子\像遥远的、无言的心之歌\……有时候是一只灰色的鸽子\缓缓的、无声的迈着步子”。流韵的《亲亲宝贝啊我的娃》，替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母亲嘱咐幸存的孩子：“水浅你莫贪玩\水深你腰莫闪\扯根棒棒搭伴儿过\……遇见大人你嘴要甜\嘴甜的娃娃人喜欢”，读时引时，我都堕泪。这些女诗人的作品，与上述乌蒙汉子们的风格反差强烈，令人想起那句歌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诗人必定是思想者。倾向于理性思辨的作品，集子里有黑黑《我们远离奇迹》、赵卫峰《时间像是兔子》、彭澎《西黔之西》、石忠华《音乐，或沉默的午夜》、彭殿基《想笑你就笑》、曾居一《梦见蝙蝠》、陈俊龙《教育诗篇》、睁眼《献诗》、李舟《废墟的春天》、王家洋《准备越冬的诗歌》、何思鸣《灵魂在空中飞翔》、罗树《撒落的光亮》等等。这类诗不易摘句，只好存目。金明忠《晚安毕节》结尾说得好：“晚安 毕节\请熄灭所有的灯盏\让我用黑夜将自己点燃”。众生酣然

睡去，诗人开始思索世界。有几首短小而完整的诗，我很喜欢。一首是陈晓军的《界限》：“我时常想搞清楚自己的角色\旁观者？还是剧中人？\或者是：两者共时\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剧中人\但其实不过是旁观者\镜子中的你和镜子前的你\究竟谁是旁观者，谁是剧中人？”这不是诗人自己的困惑，而是所有人共同的困惑。还有段扬的《问》：“在我心灵的港湾，\只停泊一只小船。你愿意划桨而来吗？\载一船霞光，\载一船温暖。在我心灵的山岚，\只缭绕一片云烟。你愿意随风而来吗？\捎一阵雨露，\捎一个梦幻。在我心灵的蓝天，\只飞翔一只大雁，\你愿意\拍翅而来吗？\驮一片柔情。驮一片浪漫。”语言纯净，音节清婉，单纯而又缠绵，是一支精妙的小夜曲。还有张永光的《灰色楼群》：“秋天上午淡淡的阳光\照亮一半灰色楼群\在明朗的阴影中\我站在楼群的阴影里\一群从阴影里飞出的鸽子\飞进阳光照亮的楼群\让阳光同时照亮\它们灰色的翅羽\我长久站在楼群的阴影里\阳光迟早会移动过来\照亮另一半灰色的楼群”。这是一帧绝妙的城市风景油画：大块的灰色、层叠的阴影、密集的楼房，空隙筛出来的阳光……笼中鸽还有一片天空，城市人只能站在楼群的阴影里，默然观望阳光的移动。复沓出现的“阴影”、“灰色”、“楼群”，像一重重防盗门在眼前次第关上，带来了囚禁的感觉。实景幻化为心境，写生上升为象征，一首意象派的佳作。诗是思想的精粹、语言的精粹、声音的精粹，一以当十。短诗最能说明诗为什么是文学之

冠冕。

从风格看，乌蒙诗群固然人各其面，总体言之，受西方现代诗和中国现代诗的启示和影响，远远大于五四至“文革”前的中国新诗传统。这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是一个进步。而且我高兴地发现，此卷中的作者，还没有谁走向现代诗的极端，写得过于晦涩和跳跃，成为无谜底的谜语，我这样的读者还能读得懂、有共鸣。艺术的“度”即分寸，是微妙而重要的。

读完诗歌读散文，一边读，一边想起吴乔《围炉诗话》里的一段话。他说，如果把材料（生活素材）比为米，那么做诗就是酿米成酒；写文章就是炊米为饭。酒把米的形和质完全变掉；饭保留着米的形和质。酒可以令人醉；饭可以使人饱。这话非常精彩。我年轻时读到，几十年不忘记，不知引用过多少次。我喜欢读诗，至老不减兴致，中国诗外国诗、古典诗现代诗一视同仁。但不做诗，尤其不做新诗，就是受到这段话的启发，知道自己只能煮饭，不会酿酒。古人说“诗有别才”，是千真万确的，不可强致。

散文卷中，多数作品都在水准线以上，题材也应有尽有：往事、故人、游踪、沉思……读起来有兴趣，但想不出该往序言里写些什么，也无法像诗歌那样引章摘句。苦思之中，回味吴乔的话，恍然有所悟：米酿酒是个化学过程，有可说之处；米煮饭是一个物理过程，一吃就知味，不须说，也很难说出新鲜的意思。小说和散文虽同属做“饭”

性质，小说像是八宝饭，要加种种辅料以求滋味丰厚；散文则像豆花饭，以清淡爽口为特色。诗是升华，小说是加厚，散文是提纯。我认为散文之根本，在于三个“实”字：材料真实，态度诚实，语言朴实。前两点不言自明，语言（文字）问题最需讲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散文尤其如此。所谓语言朴实，非指通顺流畅，通顺流畅只是对文字的起码要求，文学语言要求笔调，相似于歌手须有自己的嗓音和演唱特点。通顺的文字是白水；笔调是茶：云雾、龙井、普洱、祁红、碧螺春、铁观音皆无不可，但须有自己的味道，不能“白”。这里标举的“朴实”不是直白，而是一种高品位的简净亲切，平易下面有内涵，清淡之中有余味。近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一些花里胡哨的文艺腔、矫揉造作的学生腔、顾影自怜的美女腔、煞有介事的伪学者腔等，虽有特色，品位不高，读之败胃口，甚至会使读者观其文而恶其人。一篇散文就是一个站在读者面前的人，人们总不会喜欢巧言令色、搔首弄姿的人。散文语言既忌直白，又忌花巧，其中消息，值得精研。

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草竟于适斋

## 目 录

- 001/戴明贤 物之物语
- 014/高洪波 贵阳·毕节·黔西
- 021/石 定 乡村笔记
- 027/侯钰鑫 大地的丰碑(外一篇)
- 033/金永福 心象之域
- 039/罗文亮 从毕节出发
- 045/杨继红 难忘石门坎(外一篇)
- 051/张志侠 贵州屋脊之旅(外一篇)
- 060/王明灯 雅鲁藏布的幽思(外一篇)
- 069/罗建明 访美散记(外一篇)
- 080/刘群峰 山水与人生的三种境界(外三篇)
- 087/姜咏梅 高山流水(外一篇)
- 093/游孟宪 捧书入眠
- 103/黄 莉 城乡结合部
- 111/贾正宁 回家(外二篇)
- 121/吉袖权 是永别吗? 布达拉宫
- 126/流 韵 寂静的声音
- 133/李阿漠 我们的城

- 140/陆有斌 远山(外一篇)
- 147 阿诺阿布/ 阿西里西
- 151/陇 山 天上石林 天下可乐
- 155/彭 澎 酒中舍曲(外一篇)
- 164/罗 勇 在人海里看见我的弟弟(外一篇)
- 168/郑吉平 嘎哟寨
- 177/刘 青 当时(外一篇)
- 183/聂 华 插队落户的艰苦岁月
- 192/袁 华 最后的庄园
- 203/杨春明 花园笔记
- 212/张永光 山中习静观朝槿(外五篇)
- 219/邹芝桦 毕节人的春节(外一篇)
- 225/燕金祥 小镇上的长明灯
- 228/胡大为 我送儿子上北大
- 239/谭昭文 中华北路 26 号
- 243/李永喜 在水一方(外四篇)
- 249/宋 朝 流仓河(外二篇)
- 254/黄 榕 买书的欢乐和忧伤(外四篇)
- 260/王剑平 青锋三尺(外一篇)
- 264/徐 渠 飘过村庄的荣光(外一篇)
- 270/付立勇 闲话“绊绊脚”(外一篇)

- 273/陈 虎 植物园(外一篇)
- 277/韩棹渭 与青春有关的记忆
- 283/李东升 古战场思绪
- 285/阚 华 苦荞花开
- 287/徐丹玲 生命的状态(外三篇)
- 294/杨汝奎 父亲的手(外一篇)
- 299/彭玉祥 沧桑黄桷树(外二篇)
- 304/彭 娟 我的爱人(外二篇)
- 308/刘靖林 家忆三题
- 314/陈晓军 带着故乡上路
- 323/毛永健 生命的转角(外二篇)
- 328/柯真海 寒冷的冬天哟(外一篇)
- 336/童 荣 沧桑铁匠街
- 343/顾 坤 远去的马车(外二篇)
- 347/空 空 酒杯里苍凉的倒影
- 353/李 海 生活以及相关的一些片段(外一篇)
- 359/肖良国 马摆:深邃苍茫
- 363/唐福德 生命的长度(外二篇)
- 371/吴艳林 白太阳(外一篇)
- 376/王 庆 故乡的情节
- 382/周建宏 我的伯伯周树芬

- 386/杜 均 深情厚土(外二篇)
- 391/阿 微 敬鬼神而远之(外二篇)
- 396/段 扬 白瓷观音
- 402/周春荣 浮生札记
- 408/丁 炜 母亲(外一篇)
- 416/罗俊荣 庭院深深
- 420/翟显长 余达父在日本
- 426/郭春柏 粮食的故事
- 430/张以杰 守望荞麦地(外二篇)
- 434/舒 荣 土地与森林(外三篇)
- 439/许定华 威宁二题
- 447/哑 木 乌撒的乡村
- 453/李光文 城市动物的爱情
- 458/田 娇 贵阳,那些流失的忧伤
- 462/彭 训 Keep on dancing……
- 467/骆弟莎 素年锦华(外一篇)
- 470/杜 磊 独自面对黑暗的一把斧头
- 473/韩韦佳 浅一(外一篇)
- 479/闵云霄 纸上的爱情
- 483/李 娟 是不是就要一个人走向远方



■ ■ 戴明贤

# 物之物语

## 双面镜

这只双面镜，外观与一般圆手镜毫无二致，特点是有一面能使所照物体放大。年轻时，我曾捉弄妻子，先让她照照正常一面；然后突然翻过来，她毫无思想准备，被那张大脸吓得叫起来。

此镜是先父遗物。

我父亲生于一九〇〇年，周岁就跨世纪。出身于四川綦江一个自耕农家庭，生活还过得去，且上了五年私塾。十四岁丧父，温饱就没有了。祖母带着一子一女守寡，饱受族中恶人欺负。十五岁跟着三叔（我叫三太爷）步行到遵义盐店做学徒。二十岁后到安顺恒丰裕商号当店员，以勤奋干练受到总经理帅灿章的器重，任命为副总经理。一九四〇年又约他组建泰丰字号，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我父亲任两个副职。泰丰在上海、香港、广州、武汉、成都、重庆、泸州、昆明、柳州、梧州设立分庄，两人遂联袂沿线走了一大圈，指导工作。回到安顺时，他的着装已从长袍马褂变为西装礼帽，带回来蔡斯照相机（包括冲洗设备）、三枪牌自行车和美国固龄玉牙膏等等新式玩艺儿。不言而喻，更深层的变化是商业理念。他可算内地商人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期的一个典型。甚至给我也买了小西装和洋式皮鞋。被母亲如此包装起来出去吃过两次喜酒，我说什么也不穿了。在一群成人小孩中间成为刺眼的“另类”，真是如芒在背，千夫所指，那滋味太可怕。

这枚双面镜就是同相机自行车一道进入我家的。但我没见父亲怎么用它，至今我仍不明白能放大的那一面是设计来做什么用的。难道脸上是否洗干净了，或是否长了小斑痘，还须用放大镜来审视吗？可能最讲究形貌的美女才用它作精密筛查罢。但这只镜子后来成了我刻印章的好助手。写好印文后，往放大那面一照，比一般平面镜更易看出疵病。尤其小印微型印，更能显其优长。